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48/711
S/26836
2 December 1993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26和79
联合国同欧洲安全和
合作会议的合作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
宣言》的执行情况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八年

1993年12月2日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3年11月30日阿塞拜疆共和国外交部长哈桑·哈桑诺夫先生在罗马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稿(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26和79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参赞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93-67955 (c) 031293 031293 061293

附 件

1993年11月30日

阿塞拜疆外交部长在罗马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理事会上的发言

谨向意大利政府表示感谢,感谢它的热情招待和为这轮欧安会理事会会议所作的出色安排。

我发言的主要目的是提请我杰出的同僚们注意亚美尼亚共和国对阿塞拜疆的侵略事实。冲突的核心是亚美尼亚作为侵略国,利用住在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族人作为分裂和吞并我国领土的手段。显然,侵略不能、也不应不受惩罚。

亚美尼亚共和国为了建立一个“大亚美尼亚”,即恢复虚幻的两千年的边界,在对阿塞拜疆进行侵略之后,攫取了20%以上的阿塞拜疆领土。由于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所实行的“种族清洗”政策,已有18 000多人遇害,50 000人左右受伤或残废,4 000人被俘或抓去作人质,大约100万名阿塞拜疆人在自己的国家成为难民;被赶出所有被占领领土的所有阿塞拜疆人都面临着灭绝的威胁;88 000所住房、1 000多个经济企业、250多所学校、250个医疗单位已被摧毁或烧毁。给阿塞拜疆造成的损失估计为几十亿美元。我谨向各欧安会成员国表示感谢,感谢它们向我国的数万名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下列事实表明,亚美尼亚在政治和军事上对阿塞拜疆实行全面的侵略。我仅举几个例子:

- 1989年12月1日,亚美尼亚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亚美尼亚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统一”的决定,这项决定违反国际法的规范,至今还没有取消;

- 1990年,在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非法举行了亚美尼亚议会选

举,其中有12名议员是从阿塞拜疆境内选出的;

- 亚美尼亚议会通过一项决定,不承认任何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作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的规范性法案;

- 亚美尼亚在宣布主权的宣言中非法加进了阿塞拜疆共和国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领土;

- 现在担任所谓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是一名亚美尼亚议会议员;

- 亚美尼亚现任国防部长不久以前还在负责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分裂主义部队;

- 事实证明,阿塞拜疆哈萨克地区的村庄是从亚美尼亚领土直接侵占的。

我只提到这些无法抵赖的事实,我要求将这些事实反映在欧安会的文件中,并由欧安会成员国加以审议。

亚美尼亚横行霸道,公然罔顾国际社会的意愿,摧残和平政治解决冲突的一切作法。这只要给几个例子就够了。1992年2月,为解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实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倡议之时,亚美尼亚方面攫取了阿塞拜疆的小镇Khodjaly,当地有800余名居民遭到灭绝;

- 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成为联合国和欧安会的成员之后,亚美尼亚共和国玩弄手法,一方面宣称它遵守这两个组织的宪章和原则,但另一方面却又占领了阿塞拜疆的舒沙市;

- 当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在本区域调查问题时,阿塞拜疆的拉钦区又被亚美尼亚占据;

- 当“五国”在日内瓦进行非正式协商时,亚美尼亚又占据了阿塞拜疆的克尔巴贾尔区;

- 当明斯克会议主席马里奥·拉法埃利先生前往这个地区视察时,亚美尼亚攫取了阿塞拜疆的阿格达姆区;

- 当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53号决议要求亚美尼亚部队无条件撤离阿塞拜疆的被占领土后,亚美尼亚兼并了阿塞拜疆的费祖利区;

- 在欧安会当值主席马尔亚雷塔·阿弗厄格拉斯女士视察这一地区时,亚美尼亚占领了阿塞拜疆的赞格兰区;

- 并且在最近的11月24日,就在明斯克小组提出的最新“紧急步骤时间表”签字之后数日,亚美尼亚占据了阿塞拜疆Khudaferin桥的所在地区,控制了阿塞拜疆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边界161公里。

我提出了一些例子说明亚美尼亚破坏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执行和较早签字的明斯克小组时间表的方法。

明斯克活动的主要方向是消除所有亚美尼亚侵略所造成的后果。不过,后来欧安会并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决心,对亚美尼亚侵略阿塞拜疆的行为作出适当反应,反而还听从了亚美尼亚的说辞。

亚美尼亚占领阿塞拜疆的领土愈多,我方感到的压力愈大,而愈使我们要求作出让步。亚美尼亚愈是推行“种族清洗”,对我们提出无法接受的决定就愈多,有愈多的阿塞拜疆人成为难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亚美尼亚撤离阿塞拜疆领土的呼声就愈被遗忘,同时被遗忘的还有联合国宪章和欧安会的原则。

1992年6月谴责了舒沙和拉钦的占领并要求亚美尼亚部队立即撤离被占阿塞拜疆领土之后,明斯克小组很快就忘记了它的各项主要决定。它开始指出拉钦区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极其重要”,而不顾所谓的“人道主义走廊”仍然作为从亚美尼亚共和国运送军事物品的主要通道。当时亚美尼亚并没有找到共同的办法,但在占领了阿塞拜疆的新领土之后,它决定并入亚美尼亚。今天强加给阿塞拜疆的作法--我指明斯克小组九国拟订的办法,根据这一办法,舒沙和拉钦问题将留待明斯克会议讨论--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因为这种变通的目的是对阿塞拜疆共和国施加压力,并进行勒索,以便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给予非宪法地位,而更正确地说,是提升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利益团体”的地位,使其成为能参

与谈判拥有全部权利的“团体”，而逐渐抵制阿塞拜疆的“利益团体”，使其无法平等地参与全面解决冲突的过程。明斯克小组错误地强调阿塞拜疆政府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社区代表直接接触的政治意义，认为这些接触等于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是“冲突的一方”，从而使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与其国民之间的接触更趋复杂。

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社区代表声称，他们认为承认他们为“冲突一方”即意味着承认了他们的“国际法定地位”。这是多余的话。

明斯克小组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在各项决议中所提出的要求都具有一视同仁的性质，向阿塞拜疆方面提出了许多含混的要求，用以满足亚美尼亚日益膨胀的野心，并以此作为亚美尼亚共和国撤军的条件。

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对会员国使用“双重标准”？欧洲会议可以为国内的分裂主义力量保留选择包括武装行动在内的手段用以实现其目标的权利？最后，这是否意味着欧安会承认有权赤裸裸地动用武力？要理解围绕《欧安会原则宣言》所玩弄的政治游戏是不可接受的这一点，难道战争和冲突的历史教训还不够悲惨吗？谁能保证这一切不会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并最后可能导致现有世界秩序的彻底崩溃？我们认为，欧安会不应偏袒阿塞拜疆，也不应偏袒亚美尼亚。欧安会应尊重受到全体会员国承认的欧安会本身的《原则》。

不应对我国的立场有所误解和歪曲。阿塞拜疆经常由于立场“强硬”而受到指责。我愿意澄清这一问题的真相。

要求给予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具有“冲突一方”的地位，这就违背明斯克会议的任务规定；要求驱逐5万名阿塞拜疆人作为让10万名亚美尼亚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居住的代价；要求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附近的所有阿塞拜疆领土单方面非军事化；闭口不谈舒沙和拉钦的命运以及利用这些领土从亚美尼亚运送武器，所有这些都成为“必要的妥协”，并且是和平解决冲突的建设性办法。

另一方面，我们在谈判过程中要求尊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的地

位、让5万名阿塞拜疆难民返回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共和国从所有被占领土撤军、让100万难民返回家园和恢复阿塞拜疆领土的完整的各项建议却被说成是态度“强硬”，并且缺乏灵活性。

我愿告诉你，我们在此面对的显然是国际神话。问题是许多人把幻觉当作现实，认为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具有交战一方的地位。事实上，居住在山区而且没有适当工业和丰富资源的一小群亚美尼亚人是无法与人口达700万的工业国家匹敌的，而且还占领了20%以上的领土。这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完全荒谬的。

我们当然非常感激明斯克小组的努力，并且愿意在《时间表》上签字，以便在尊重阿塞拜疆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便利冲突的解决。

虽然亚美尼亚的侵略造成了困难的局面，但是阿塞拜疆继续坚持走社会民主化、发展政治多元化、加强法治、人权和尤其是少数民族权利的道路。

我们呼吁，欧安会全体参加国家应关注并理解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要求、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故土、我们的人民命运的焦虑。但愿各国在思考解决血腥冲突的出路时能记取本身的历史及其命运的沧桑变迁。